



BIANGE SHIDAI DE WENXIAN BIANMU
DIERJIE QUANGUO WENXIAN BIANMU GONGZUO YANTAOHUI LUNWENJI

变革时代的文献编目

第二届全国文献编目工作研讨会论文集

国家图书馆中文采编部◎编

国家图书馆出版社

变革时代的文献编目

——第二届全国文献编目工作研讨会论文集

2010年5月 江苏省南京市

国家图书馆中文采编部 编

圖 國家圖書館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变革时代的文献编目:第二届全国文献编目工作研讨会论文集/国家图书馆中文采编部编. —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0.5

ISBN 978-7-5013-4347-8

I. ①变… II. ①国… III. ①图书编目—中国—文集 IV. ①G254.3-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049642 号

书名 变革时代的文献编目——第二届全国文献编目工作研讨会论文集

著者 国家图书馆中文采编部 编

出版 国家图书馆出版社(原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100034 北京市西城区文津街7号)

发行 010-66139745 66151313 66175620 66126153

66174391(传真) 66126156(门市部)

E-mail btsfxb@nlc.gov.cn(邮购)

Website www.nlcpress.com→投稿中心

经销 新华书店

印刷 河北三河弘翰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 787×1092(毫米) 1/16

印张 22

版次 2010年5月第1版 2010年5月第1次印刷

字数 540(千字)

书号 ISBN 978-7-5013-4347-8

定价 65.00 元

主办

国家图书馆

承办

国家图书馆中文采编部/全国图书馆联合编目中心

协办

中国图书馆学会信息组织专业委员会
南京图书馆

会议总协调人

顾 犇

论文评审

初 评(按姓名拼音排序): 卜书庆 陈荔京 顾 犇 王 洋 姚 蓉

终 评(按姓名拼音排序): 顾 犇 宋 文 汪东波

论文编辑

协调人: 崔云红

编 辑: 刘 伟 孙保珍 王 萃 王 璐 于菲菲

会务

刘 贺 赵 红

目 录

一等奖

- 平坦世界环境下全国联合编目工作之我见 廖永霞 姚 蓉(1)
- 从 AACR2 到 RDA 的检索点概念演变与差异 林 明(7)
- 从《虚拟国际规范文档》看我国团体名称规范检索点的统一需求 张期民(15)
- 国内外文献分类主题标引自动化研究新探索 庄蕾波 纪陆恩(20)

二等奖

- 基于《中国分类主题词表》Web 版的主题规范控制模式 丁建勤(27)
- 21 世纪对图书馆编目工作的重新认识 方 微 凌丽君(36)
- 下一代图书馆目录——增强型的资源发现和获得服务 付 蔚(43)
- 两岸中文图书机读目录格式比较研究 黄梦洁 朱青青 孙凤玲(48)
- 简单知识组织系统(SKOS)的应用研究及《中分表》的 SKOS 化 刘华梅(57)
- 西文丛书编目中的一个疑难问题:丛书的鉴别 罗 晨(64)
- 关于《中国文献编目规则(第二版)》第二章“普通图书”的探讨 邱 轶(79)
- 郑振铎的编目理论与实践 全根先(84)
- FRSAD 模型及其对编目实践的影响 寿建琪(89)
- 从全国联合编目中心中的重数据看书目数据共建共享中的规范著录 万爱雯(95)
- 从 FRBR 看中文图书版本的确定与著录 赵 娟(100)
- 两岸图书馆中文名称规范标目选取之比较——以国家图书馆与台湾汉学研究中心
为例 朱青青 王 璐 朱 莺(107)

三等奖

- 传记类图书的标引 曹玉强(115)
- 关于学位论文自动编目的思考 蒋宇弘(123)
- 对电子资源编目的几点认识 刘 峥(128)
- 图书编目加工业务社会化的实践与探索——以广州图书馆为例 罗小红(134)
- 联机编目质量管理实践与探讨 田乃庆(139)
- 国家图书馆与 CALIS 中文名称标目选取原则及规范形式的差异 王冠华(143)
- 对联编中心书目数据库审校之我见 王 敏(150)
- 国家图书馆中文名称规范控制工作的现状与前景 王彦侨 孙立杰(161)
- 含有繁体字的非古籍文献著录之探讨 吴小茵(167)

RDA 的核心元素	吴晓静 (175)
广西公共图书馆联合编目发展及对策	谢耀芳 (181)
编目元数据 MODS 特性及应用	张 娟 (188)
WebDewey 特色浅议	赵丹丹 刘玉绵 (194)
少儿文献联编中心书目数据质量控制探讨	钟燕玲 (203)
对港台地区非正式出版文献的编目思考	周建清 (208)

优秀奖

我国联机联合编目系统现状述要	徐咏梅 (212)
高校图书馆中文图书套录编目问题探析	何永进 饶思军 (222)
提高书目数据质量,促进境外合作编目发展	陈 颖 (228)
NACISIS-CAT 概述及其在日文套录编目中的实际应用	王 薇 (234)
中文图书分类法与中国图书馆分类法之对比研究	于 鹏 王彦侨 (242)
对编目工具修订工作的思考——基于台湾“CMARC 2001 年版”修订工作的 实证分析	孙凤玲 (248)
浅谈迎评自检完善馆藏书目数据的方法与路径	秦广宏 (253)

交流论文

古代小说的编目刍议	白秉全 (258)
报纸编目实际工作分析——以国家图书馆为例	陈国英 (264)
浅谈台湾地区学位论文的著录特点	方 怡 (269)
数字图书馆进程中的元数据	高惠荣 (274)
国家图书馆中文文献编目自动化历史沿革	郭建平 (279)
图书馆编目员未来发展方向初探	韩 惠 (287)
摸清馆藏情况,作好日文图书回溯工作	黄术志 (291)
UNIMARC 的发展及未来趋势	蒋 敏 (297)
基于国图实践,浅析编目队伍的素质教育	刘洁萍 秦 静 (301)
图书馆编目中对读者的人文关怀	曲艳华 (306)
论国家图书馆中文图书采选业务外包工作的质量控制	王来祥 王 萃 徐云平 (311)
繁体字文献联合编目初探	王维纳 (316)
新时期编目员需要适应的工作转变	王艳萍 (320)
关于 CNMARC 格式中汉语拼音著录问题的分析	徐静文 员 蕾 宋芸芳 (324)
几类常见中文图书的主题标引探析	杨 熙 (331)
书目记录功能需求 (FRBR) 的理解和实现的途径及其创造的条件	张援朝 孟妍嫣 (335)
中文图书 MARC 格式著录中易忽视的细节	郑 建 (340)

平坦世界环境下全国联合编目工作之我见

廖永霞 姚 蓉(国家图书馆)

摘要:本文立足于“平坦世界”的新理念,回顾了我国联合编目的历史与现状,对网络环境下全国联合编目可持续发展的管理体制、编目标准统一、书目规范控制、编目系统新技术以及国际化等问题进行了探讨。

关键词:联合编目;共建共享;可持续发展;制度建设

1 问题的提出

500年前,哥伦布通过航海旅行证明了“地球是圆的”,促进了世界市场的形成,增加了国家与地区之间的联系与往来。进入21世纪,美国学者托马斯·弗里德曼有一个惊人的发现:世界已经变平了!个人电脑、光缆和 workflow 软件使个人和团体能够在全世界范围内亲密无间地进行合作,地球上的各个知识中心都统一、整合到了一个单一的全球网络中。“人类历史上从来未有这样的时刻:越来越多的人会发现他们能够找到越来越多的合作对象和竞争对手,人们将和世界各地越来越多的人互相竞争和合作,人们将会在越来越多的工作岗位上互相竞争和合作,人们的机会会越来越平等。”(托马斯·弗里德曼:《世界是平的》)这是一个伟大的发现,它表明“轴心时代”的文化演进模式已经发生彻底的变化:一个民族或国家的发展越来越依赖于其他民族或国家的发展,人们在前所未有的广度和深度上彼此联系在了一起。而且,在世界变平的过程中,发展中国家或欠发达地区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在使世界变平的诸因素中,上传、外包、内包、离岸经营、workflow 软件、供应链等发挥着重要作用。没有人能够回避“平坦的世界”,如果我们不是主动地适应这种改变,我们就会被这种改变所淘汰。

“平坦的世界”给我们的启示之一就是:越来越多的工作要通过合作才能完成,无论是单位内部的合作还是单位之间的合作。本文拟就平坦世界背景下的图书馆联合编目工作谈一点粗浅的看法,请方家指正。

按照《美国图书馆学会词汇》的定义,联合编目指“一组各自独立的图书馆开展的书目原始编目的协作活动,成员馆之间有义务相互提供书目记录”。它是国际间和区域间的一种联合编目,其外延与内涵要比集中编目更广泛。换句话说,联机联合编目是指在网络环境下,由多个图书馆共同参与和分担的、编目数据可实时共享并与高质量的机读数据库建设同步进行的最高水平的作业形式。每个成员馆共享联合编目数据库的数据,同时将自己的数据供其他成员馆共享,达到“一次输入,多次使用;一家输入,大家利用”的效果。联合编目已经成为国内和国际间通行的一种编目形式,它不仅以节省人力、物力、财力,避免重复劳动,提高编目质量与速度,而且更重要的是便于国际间书目资源的交流与共享。

2 联合编目历史回顾

我国文化悠久,典籍丰富,远在公元前1766~公元前1122年的殷商时代就“有册有典”,而有计划、有组织的编目工作则可以追溯到汉代。自公元前6年(汉哀帝建平元年)刘歆的《七略》第一次确立了文献编目的方式,迄今已有两千年的历史了。虽然我国目录学史上没有明确提到联合编目,但在我国古代的目录工作中已含有联合编目的萌芽。从我国最早的总书目《七略》、《汉书·艺文志》、《隋书·经籍志》、《唐书·艺文志》到郑樵的《艺文略》,均有编制全国综合性的古今图书系统目录的意图。17世纪明代僧人智旭编制的《阅藏知津》就注明了收藏佛藏的方位,它的编制方法已体现出共享的思想。19世纪初叶的图书馆目录无论是书本式还是卡片式可以说是早期的共享尝试。然而我国共享书目大发展则是20世纪20~30年代的事,当时的国立北平图书馆开展为全国图书馆编制、印刷编目卡片的工作,这是我国集中编目的开端。这一时期,反映多个图书馆馆藏的联合目录应运而生,到1937年,国内已出版了近十种地区性联合目录。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20世纪50~60年代,我国联合书目工作发展迅速,硕果累累。1956年7月,文化部召开了全国图书馆工作会议,强调了联合目录的重要性,并对编制联合目录的步骤和方法进行了研讨。同年12月,教育部召开的高等学校图书馆工作会议,要求所属各图书馆加强联合目录的编制工作。1958年在全国中心图书馆委员会下成立了全国图书联合目录编辑组,它是我国第一个全国性联合目录编辑机构。这一时期,全国图书联合目录编辑组出版的《全国中文期刊联合目录》、《全国西文期刊联合目录》、《全国俄文期刊联合目录》、《全国日文期刊联合目录》、《中国古农书联合目录》、《中医图书联合目录》和上海图书馆出版的《中国丛书综录》都已成为图书馆界、学术界必备的重要参考书目。“文革”十年动乱期间,我国联合编目与整个图书馆事业一样,遭到极大破坏,不仅全国性联合目录的编辑工作停顿,地区性联合目录工作也陷于瘫痪。1974年,北京图书馆重新恢复中文图书的统一编目,1978年编书6400多种,订户2100个;1980年编书10745种,发行印刷编目卡片超过1亿张,订户3000多家。由于图书与卡片不能同步发行,各馆订购的铅印卡片中平均有30%以上不能使用,而更多的图书未及时进行统一编目,统一编目实际作用大打折扣。

近几十年来,随着计算机技术与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图书馆编目工作的环境与技术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编目工作正从传统、手工、封闭的独立操作向着机读化、网络化、集成化、社会化的方向发展,推动着编目工作从协作模式向联合模式转变,区域间的合作共享编目纷纷崛起。成立于1967年的俄亥俄大学图书馆中心(Ohio College Library Center,简称OCLC),1987年改名为联机计算机图书馆中心(Online Computer Library Center),是全球联机编目成功的典范。在过去的40多年里,OCLC借助联合编目的优势,发展成为了当今世界上最大的图书馆网络,向世界各地提供在线联合目录与书目数据库服务。这不仅使得世界范围内的资源共建共享成为可能,而且极大地推动了世界各国及各地区联机联合编目的迅速发展,联机联合已成为联合编目的代名词。

在我国,联机编目虽然起步较晚,但发展速度较快。1996年8月,第62届国际图联大会在北京召开,我国与会专家纷纷呼吁,尽快建立全国性联合编目中心,实现全国书目控制和书目数据资源共享。当时我国已经有许多图书馆和文献机构实现了计算机编目,并逐年增加,部分图书馆已与国际互联网相连,实现了网上书目资源服务。特别是信息技术发展和网络化的普

及使得中国图书馆界联机联合编目成为可能。有鉴于此,1997年10月,作为国家总书库、全国书目中心、图书馆信息网络中心、图书馆发展研究中心的国家图书馆(当时称北京图书馆)不负众望,成立了“中国图书馆联合编目中心”,这标志着中国图书馆在联合编目、资源共享的道路上迈出了坚实可喜的一步。

3 我国联合编目工作的现存问题

从1997年10月国家图书馆联合编目中心成立以来,各地区、各系统都在纷纷建立各种不同形式的联合编目系统,其中较大的有:CALIS联合编目中心、中国科学院国家科学数字图书馆(CSDL)联合编目服务体系、国家科技图书文献中心(NSTL)联合编目数据库、中国社会科学院联合编目系统和地方版文献采编协作网(CRLNet)等等。然而,我国的联合编目工作特别是资源共建共享却与发达国家有较大的差距,主要表现在:

3.1 管理体制问题

我国目前社会化的编目服务呈现“多中心”,现存的联合编目体系较为分散,分属文化、教育、科研等多系统领导,条块分割,各自为政,缺乏统一的管理,宏观调控薄弱,各系统间缺乏沟通与协作,基本上是以行政隶属领导关系为主的体系,受行政约束。这种现状表明我国目前联合编目工作仍局限在初始化的、地域性的联合编目,尚未形成真正意义的全国联合编目,更不用说共建共享了。

3.2 编目标准化问题

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陆续诞生了一系列文献编目标准,如《普通图书著录规则》、《连续出版物著录规则》、《中国机读目录通讯格式》、《中国文献编目规则》等等,但编目数据标准不统一的问题依然存在。主要表现在:(1)多种编目规则并存。由于各个联合编目机构对编目规则中的若干条款有不同的理解,对数据格式、著录细则、规范控制的要求不尽一致,使同一种文献产生多种不同的编目数据,给共享编目造成了巨大障碍,进而影响到用户的利益。(2)出版物形式多样、信息源不规范。作为著录信息源的书名页、版权页等的排版五花八门,甚至出现错误,以致产生结果各异的MARC数据。(3)规范文档建设不完备。在一个大型的书目数据库中,如果没有规范文档的使用,就会造成检索的不准确、不完整。

3.3 服务类型单一,竞争力弱

随着图书馆事业的发展,文献资源的类型越来越多样化,但各联合编目中心由于力量分散,其发展滞后于图书馆业务格局的转变,导致服务模式多局限于提供纸质文献的MARC数据,及少量音像资料、电子资源的编目数据,很少有提供描述网络信息资源的DC数据。此外,近年来,图书供应商的随书提供编目服务群雄四起,以其编目速度快、成本低廉的优势,致使图书馆的原始编目工作日益萎缩,竞争优势不再。

3.4 多种集成化编目系统共存,功能各异

由于各联合编目机构采用不同的集成化管理系统,没有考虑或较少考虑系统软件开发标

准的统一、兼容的问题,使得编目系统的各项功能存在差异,通用性、适用性差。如目前国内几大联机联合编目机构分别使用自行研发的联合编目系统,与国家图书馆使用的 ALEPH500 存在差异,尤其是在与其他系统的无缝连接上,系统软件都未能提供有力的技术支持,给书目资源共建共享造成了障碍。

4 联合编目可持续发展的对策

笔者以为,我国联合编目工作的“瓶颈”不是技术、方法问题,关键是管理体制问题,必须首先从观念、体制、法制的层面上去思考,立足全局,深化改革。

4.1 改革我国联合编目工作的管理体制,成立跨行业、跨系统的联合编目委员会

就全国联合编目发展现状来看,OLCC、CALIS、CSDL 和 CRLNet 等几大中心长期存在着职能重复、条块分割、资源浪费的问题,同时编目数据质量互有优缺点,产生的负面效果是明显的;重复建设给用户使用带来困难,以致无所适从;重复业务造成人力、物力资源的消耗、浪费相当严重。根据国际联合编目系统的现状与发展,编目中心应采取全国中心与地区(行业)中心一体化网络,淡化系统联盟,以克服条块分割,提高编目质量与数据集成效率。目前,联合编目工作管理体制选择:一是维持现状,多个机构并存;二是由国家图书馆统筹全国联合编目工作,将地区中心和行业中心纳入到一个统一的“中国图书馆联合编目中心”;三是由多个机构合作,在充分协商的基础上,共同搭建一个全国联合编目网络平台,共同开展联合编目工作。笔者以为,由于国内各大编目中心客观存在,现阶段合并各编目中心为一个统一的“中国图书馆联合编目中心”难度较大,故应从多家机构合作到合并机构,逐渐发展为一个中心,一个平台。这样可以集中人力、物力,突显编目实力,强化对联合编目事业的凝聚力。为此,应建立由各大编目中心参与的全国联合编目工作委员会,直接由文化部、教育部、科技部共同领导,为全国联合编目工作提供组织保证。工作委员会下设国家联合编目中心,建立由全国各个编目系统的专家学者组成的专家部、计算机与网络技术服务部等,负责全国联合编目的日常工作,指导各地区各行业编目中心的工作,定期召开全国联合编目工作会议,研究与解决编目工作问题,开展与国外的书目信息交流,以促进全国联合编目的事业发展。

4.2 建立全国联合编目共建共享的网络平台,为联合编目工作提供技术保障

目前国内使用的联合编目系统软件在实现书目记录与规范记录的连接以及与其他系统的结合上存在诸多技术障碍。特别是在网络信息资源组织以及 MARC 与 DC 格式转换上,没能提供有力的技术支持。笔者以为,现阶段应以数字图书馆建设为依托,自主研发一套使用方便、技术先进、功能完善、运行可靠、容易维护、用户界面友好并能兼容各个联合编目系统软件的智能数据库管理系统,为有效推进全国性联机联合编目工作以及文献资源共建共享提供技术保障。该系统除具有常规联合编目所需的数据上传、下载、批处理、规范控制等功能外,还应实现不同编目系统的编目软件之间无缝连接,不仅能对传统文献进行编目,还可对各种新型信息资源进行联机联合编目。同时具备文献提供、文献传递等功能,并与其他系统建立开放性接口,在平坦世界的背景下真正实现各种类型资源的流畅传递和获取。

4.3 制定统一的联合编目规则,强化书目数据标准化、规范化管理

计算机联网的目的在于信息资源共享,而图书馆信息资源共享的前提条件是书目信息资源的共享。从世界范围来看,编目规则的统一是大势所趋。无论是国际标准书目著录(ISBD)统一版的推出,还是《国际编目原则声明》的正式发布,以及书目记录的功能要求(FRBR)、规范数据的功能要求(FRAD)、主题规范数据的功能要求(FRSAD)等重大编目研究成果,都在向我们传递同一个信息:统一才是硬道理。首先,全国联合编目工作委员会应组织国内几大编目中心的专家学者制定统一的联机编目规则和书目控制标准,并强制所有的分中心、成员馆严格执行,确保上传原始编目数据的标准化和规范化。其次,设立由编目专家组成的书目质量控制与监督小组,进一步加强书目数据的规范化管理,同时对各分中心、成员馆书目数据质量进行监控与评估。再次,建立统一的中文规范数据库,包括名称规范和主题规范,实现规范文档与书目文档的连接,从而实现对书目文档的检索控制,以期实现书目功能需求。只有统一联合编目工作的各项标准,并积极与国际接轨,才能推动联合编目工作向纵深发展,为中文数据走向世界奠定基础。

4.4 积极寻求跨行业合作,优化产业链信息流传递效率

随着信息技术和计算机网络的不断进步,出版发行部门在书目网络的建立方面有了长足的发展。目前地区编目中心运作较好的,均实行“采编合一”、“以书养目”的运作方法。图书馆界与出版发行部门的跨业合作编目,资源共建共享已经初露端倪。因此,全国联合编目工作应转变观念,打破行业的藩篱,积极寻求跨行业合作的方式方法,如研究开发计算机自动抽取电子样书中的相关编目信息,形成标准的 MARC 记录。其好处有三:第一,可以通过网络使图书馆、出版社、书商之间信息交流顺畅,避免重复建设、资源浪费;第二,可以优势互补,形成合力;第三,可以为出版发行部门、书商创造更多的经济效益。出版发行部门、图书馆及其他文献信息服务部门和衷共济,建立整体观念,是事业成功的关键;要克服本位主义、求全心理所造成的各种内耗,牢固树立起对国家、对民族书目文化事业的责任感,共同构建一个集出版、销售、采访、编目、流通一体化的文献资源共建共享和文献信息服务保障平台,为日后全面实现编目自动化奠定良好基础。

4.5 加强国际交流与合作,将中文资源推向世界

随着中文成为国际图联工作语言,文化部在全球各主要城市成立了中国文化中心,中国图书馆界与世界各国图书馆界的交流与合作日趋频繁,我国联合编目工作也理应承担起将中文书目数据推向世界的光荣使命。虽然近几年有些馆已经与 OCLC、google 等全球机构合作,上传了部分中文文献数据或建立索引链接,但合作的广度和深度还不够,以后还应加强与国际联合编目机构的交流与协作。如:做好 CNMARC 向 MARC21 的准确转换工作,为中文数据更广泛地与全球编目机构交流与交换打开方便之门;通过联合编目搭建的中文资源联合目录网,做好国际互借工作,提高中文文献的利用效率;进一步通过与全球各中文文献收藏机构的交流、沟通,在联合编目的平台内再现中文资源的全球分布状况,以指导我国的文化推广战略。

“平坦世界”为我国联合编目工作可持续发展提供了机遇,也提出了挑战。只有各图书馆之间、各行业之间打破条块分割、各自为政的旧观念,将目光放远,舍小利求大利,舍近利求长

利,才能最终实现联合编目工作的新跨越,从而把文献资源共建共享工作推向一个新的台阶。

参考文献

- [1] 托马斯·弗里德曼. 世界是平的. 长沙: 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 2006
- [2] 陈源燕. 中国联机编目网络的建立与发展. 图书馆学研究, 2000(2)
- [3] 方威明. 我国联机编目现状述要. 图书馆建设, 2001(2)
- [4] 胡广翔. 中国社会科学院图书馆系统的联机联合编目建设. 国家图书馆学刊, 2004(1)
- [5] 姜新年. 从 OLCC、CRLNet 看我国联机编目工作的喜与忧. 图书馆理论与实践, 2005(3)
- [6] 王青. 我国联机合作编目的发展历程与前景展望. 图书馆学刊, 2007(2)
- [7] 伯琼. 国内联机联合编目系统分析及整合研究. 现代情报, 2008(4)
- [8] 国家图书馆联合编目中心. [2009-05-21]. <http://olec.nlc.gov.cn>
- [9] CALIS 联机合作编目中心. [2009-05-21]. <http://home.calis.edu.cn/calis/lhml/index.asp>
- [10] 国家科技图书文献中心. [2009-05-21]. <http://www.nsl.gov.cn>
- [11] 中国科学院国家科学数字图书馆 联合编目服务系统. [2009-05-21]. <http://union.csdl.ac.cn/Union/index.jsp>
- [12] 地方版文献采编协作网. [2009-05-21]. <http://www.crlnet.org>
- [13] 文霞. 中国集中编目之回顾与展望. 中国图书馆学报, 1998(3)

从 AACR2 到 RDA 的检索点概念演变与差异

林 明(北京大学图书馆)

摘 要: 分析和比较从 AACR2 到 RDA 的几个与检索点有关的概念性术语的演变和差异,以有助于理解 FRBR 第一组实体(作品、内容表达、载体表现、单件)和第二组实体(个人、家族、团体)之间关系,在目录中有效实现查找成套资源的功能,汇集属于同一作品的全部资源的功能,以及引用资源的功能。

关键词: AACR2;标目;巴黎原则;RDA;检索点;国际编目原则

基本概念是一切编目规则的灵魂,若基本概念发生重大改变,必然会影响到编目规则用法甚至结构。众所周知,RDA 最显著的变化是以 FRBR 提出的理论框架为基础,采用了有关实体属性和关系的基本概念,彻底改变了 AACR2 的面貌。对 FRBR 第一组实体作品、内容表达、载体表现和单件的属性和关系,国内外已有相当多的论述,本文不再赘述。本文着重分析和比较从 AACR2 到 RDA 的几个与检索点有关的概念性术语的演变和差异,以有助于理解 FRBR 第一组实体和第二组实体中的个人、家族、团体之间关系,这是因为实体之间关系,特别是与资源相关的个人、家族和团体的关系(比如作品与创作者之间关系),常常需要通过检索点展示出来(虽然不是唯一的方式)。本文主要以《国际编目原则》为依据,是因为 FRBR 着重建立一个实体属性和关系的模型,而《国际编目原则》清晰阐述了检索点的概念和形式,并成为 RDA 的指导方针。

以下列出 AACR2 和 RDA 关于检索点的概念性术语的对照一览表,随后对这些概念分别做一比较分析。

表 1 AACR2 和 RDA 关于检索点的概念术语对照一览表

AACR2	RDA
标目 Heading	检索点 Access point
标目 Heading	首选检索点 Preferred access point
参照 Reference	变异检索点 Variant access point
主要款目 Main entry	创作者/作品结合的首选检索点 Preferred access point representing the work by combining the preferred access point representing that person, family, or corporate body (or, with principal responsibility for the work)
统一题名 Uniform title	作品/内容表达首选检索点 Preferred access point representing works/expresses

1 从标目到检索点

AACR2 的“标目”(heading)概念始于卡片目录时代。它对“标目”所下的定义是,“位于目录款目开头的一个名称、词汇或词组,用于提供检索点”^[1]。这个定义显然带有卡片目录时代的痕迹。在应用计算机以前,图书馆的目录体系是由无数卡片构成的。在目录中,每张卡片都代表了一个款目,款目开头部分即卡片上端的第一行文字作为在目录中排列或检索的依据,在目录中排列款目,都由编目员手工进行,因而排列款目是当时的一项业务基本功。如果要将传统目录体系与现代机读目录进行比较,卡片目录体系类似于今天的数据库,卡片目录中的每一条款目类似于数据库中的一条书目记录,而手工排检目录大体相当于计算机自动排档。

随着计算机在编目领域中的应用,数据显示方式发生了根本变化,“标目”这个词在机读目录中逐渐失去意义,于是 AACR2 创立了“检索点”(access point)的概念,以和“标目”概念交替使用,其定义是“可以用于查找和识别一条书目记录的一个名称、术语、代码等”^[2]。显然,检索点更加适于机读格式显示,不再限于书目记录的开头部分,也不再限于用词语表达。尽管如此,在 AACR2 的持续存在时期(直至 2002 年修订版),“标目”概念在编目实践中仍然居于主流地位。

2003 年首次公布的《国际编目原则》(草案)仍保留了“标目”术语,但随后几个修订草案就用“检索点”术语取而代之,2008 年 12 月公布的《国际编目原则》最终文本最后确定了“检索点”概念,其定义是,“用于查找和识别书目数据或规范数据的一个名称、术语、代码等”^[3],其表述与 AACR2 的“检索点”概念基本相同,但其范围从书目记录扩展到了规范记录。RDA 完全接受《国际编目原则》的“检索点”概念,其定义是,“用于发现有关特定作品或内容表达,或者特定个人、家庭或团体的信息的一个名称和/或题名、术语、代码等”^[4]。与《国际编目原则》的区别在于,RDA 将“名称和/或题名、术语、代码等”的功能与“特定作品或内容表达,或者特定个人、家庭或团体”相联系,这表明 RDA 的检索点概念所涉及的书目记录和规范记录也包括了资源内容的主题检索点。总而言之,在《国际编目原则》指引下,在从 AACR2 到 RDA 的演变过程中,“检索点”概念所面对的对象从“书目记录”扩展到“书目数据或规范数据”,再扩展到指向“特定作品或内容表达,或者特定个人、家庭或团体”,其内涵不仅指向资源表面特征,而且也指向了资源内部特征。

从 RDA 的“检索点”概念可以引申出“首选检索点”(preferred access)和“变异检索点”(variant access)概念,这将在下文中谈到。

2 从标目、参照到首选检索点、变异检索点

AACR2 的“标目”作为概念性术语,指用于目录检索的“一个名称、词汇或词组”,这个术语未明确说明标目是否具有规范性性质,但 AACR2 的第 22 章“个人标目”、第 24 章“团体标目”均对选择为标目的个人或团体的名称形式作出了详细规定,对不选择为标目的个人或团体的其他名称形式,也在第 26 章“参照”作出了详细规定,这些标目或参照的规则实际上就起到了名称规范的作用。此外,在 AACR2 的第 21 章“检索点的选择”中,大多数实例下都有一段耐人寻味的说明性文字,即,主要款目著录在某人或某团体的“标目”下(main entry under the heading

for [someone]),但在某些情况下,著录在所编文献的“题名”下(main entry under title),这种对“main entry under”的不同表述,暗示了“标目”与“题名”之间存在着区别。而《国际编目原则》对以上区别阐述得更加清楚,指出检索点分为“受控检索点”和“非受控检索点”^[5]。“受控检索点”包括名称的规范形式和变异形式,两者都应记载于规范记录,而“非受控检索点”包括载体表现题名、代码和关键词等,无需记载于规范记录。这表明过去把载体表现题名也当成“标目”的一种较普遍观点是不准确的。本文所涉及的检索点都是“受控检索点”。

AACR2的“标目”和“参照”概念,实际就是RDA的名称规范形式和变异形式的萌芽状态。RDA彻底摆脱了“标目”概念的束缚,全面采用FRAD有关规范实体名称的概念模型,在此基础上衍生出了“首选检索点”(preferred access)和“变异检索点”(variant access)概念。所谓“首选检索点”,是指“代表一个实体的标准检索点”^[6],大致相当于AACR2的“标目”。这一表述与2008年年底正式通过的《国际编目原则》中的“规范检索点”概念十分接近^[7]。所谓“变异检索点”,是指“代表一个实体的标准检索点之交替形式”^[8],大致相当于AACR2的参照(reference),即不用作标目的其他形式,它也相当于《国际编目原则》中相对于规范检索点的“不同名称和名称的变异形式”。无论“首选检索点”,还是“变异检索点”,都是受控检索点,它们包括所有实体名称和主题的规范和变异形式,必须一起记载在规范记录中,以便为查到成套资源的一致性提供保障。这是RDA对AACR2的一个重要发展。一般而言,“首选检索点”的表现形式仍然沿袭国际上主要的编目传统,个人名称采用习见形式,团体名称采用在载体表现上出现的形式,但前提是须以目录采用的语言文字为基础。

早在1961年,《巴黎原则》就提出了一个选择语言文字的重要原则,即,当一个名称出现不同形式时,“一般应尽先根据原文版的文字取标目;但如果目录中通常不用此种文字时,则可以根据目录和引文通常使用的一种文字选择标目”^[9]。AACR2作为英语国家编目机构使用的规则,其第二部分“标目、统一题名与参照”并没有检索点语言的明确规定,仅提到原语言为非罗马文字时,要予以罗马化,因为他们的目录语言就是英语。《国际编目原则》继承了《巴黎原则》的语言文字原则,也优先依据名称的原语言形式,若原语言并非在目录中正式使用的语言和文字,则应以“最适合目录用户的一种语言或文字表达形式”^[10],这充分体现了“用户的便利性”的最高原则。RDA作为旨在国际范围使用的编目指南和指导方针,明确强调规范检索点应采用创造数据的编目机构优先使用的语言和文字,以适合于目录用户的习惯^[11],这一表述比AACR2更加国际化。上述语言原则的意义在于,“用户”不是一个抽象概念,而是具有特定语言文化背景的群体;“用户的便利性”也不是一句空洞口号,而是要首先考虑到特定语言文化背景用户的检索习惯。因此,“原语言形式”和“最适合目录用户的一种语言或文字表达形式”是不可分割的两个方面。换言之,当一个名称的原语言形式与编目机构采用的语言文字相同时,就采用原语言形式;如果不同,就采用在资源上发现的与编目机构采用的语言文字相同的形式,比如在国内按语言分立的目录体系中,名称的首选检索点要采用各个目录采用的语言文字,无论这个名称的原语言是什么,也无论名称性质是个人、团体还是作品首选题名(统一题名),均应如此。因此,同一名称在不同目录的首选检索点形式是不同的。另一方面,许多西方国家的馆藏绝大多数是西文资源,同用拉丁文字,采用将各种语言集中的一体目录体系,这固然有助于首选检索点形式统一,但对东方文献罗马化音译的做法,会给使用东方语言文字的读者带来不便。因此,无论是按语言分立、还是将语言集中的目录体系,都是一定语言文化的产物,各有长短,并无优劣之分。《国际编目原则》和RDA正是考虑到了不同语言文化的差异,强

调检索点形式要采用在目录中最适合读者的一种语言文字。因此在确定检索点形式时,一定要首先把“本国的”读者便利放在第一位,切不可追求“超越国界”的绝对一致,更不可全盘照搬某个西方国家的做法。

还要说明,所谓“目录的语言/文字”是指将书目记录排档的特定语言/文字而不是囊括一切语言/文字。任何一种语言/文字都要按一定顺序排列,比如按字顺、笔画或其他特定编码顺序等才能组织为一个系统,不同语言/文字不可能混合排列。一个数据库可能只包含一种语言/文字的一体目录,也可能包含多种语言/文字的分立目录,但每一目录只能采用一种语言/文字,因此要完全按照 FRBR 理论模型将不同语言/文字目录的作品/内容表达汇集在一起,在实践上还有很大困难,即使西方各国都采用一种语言/文字,由于文化背景差异,同一名称的检索点形式也会有差别(比如英、法、德、西班牙等国),对国内按不同语言/文字分立的目录来说,困难更大。到目前为止,解决这一问题的最好设想是采用“并列标目”概念,将一种名称的不同语言形式检索点连接起来^[12]。所谓“并列标目”,就是同一名称根据不同编目规则形成不同语言交替规范形式,这样就可不同语言/文字目录间建立联系。“并列标目”概念的出现,将是对技术层面提出的一个新挑战。然而最重要的原则是,在解决理论和实践之间的矛盾时,首先应该把读者的便利性放在第一位。要看到 FRBR 仅是一个理论模型,对制订编目规则有着指导作用,但要在编目实践的产物——目录中完美地体现这个模型是不可能的。

3 从主要款目(main entry)到创作者/作品结合的形式

AACR2 的“主要款目”概念也是传统编目时代的产物,它的含义本来是指“一部文献的完全记录,它以这个形式使实体能够被唯一地识别和引用。它可以包括根查”^[13]。在使用打字机和卡片的时代,为了节约,通常只制作一张带有根查事项的完整、详细的款目卡片,其余款目则比较简略,这个完整、详细的款目就是“主要款目”,卡片正面包括全部著录事项,而根查放在著录事项下面或卡片背面,它包括所有关于“附加款目”的信息,以便根据这些信息查询、修改或回收卡片。附加款目的内容很简单,只包括标目和题名、出版年等事项,通常有两三行。1901 年,美国国会图书馆开始印刷成套目录卡片并在国外发行,标志着单元卡片的出现,所谓单元卡片,就是一种图书的所有款目在一套卡片中除了标目不同,著录事项完全相同,并无详略之分。但是单元卡片的出现,丝毫未削弱主要款目的地位,主要款目观念仍然统治着整个 20 世纪,其深层原因是,主要款目的作用并不只是为了记载一张最详细的卡片,而是为了发挥它在目录中不可替代的特殊作用。按照西方编目传统,主要款目在大多数情况下需要以著者(或主要著者,第一著者)的名称作为标目(少数佚名作品等情况例外),才能使资源被汇集、识别或引用。而除著者以外的其他名称(比如合作者、编辑者等)作为“附加款目”标目,是无法实现这样的功能的。“主要款目”概念在 1961 年《巴黎原则》中得到了充分体现,并为大多数国家编目机构所认可。为了判断对一部作品负有主要创作责任的个人或团体,正确选择主要款目标目,AACR2 特设专门规则第 21 章“检索点的选取”,圈定了个人和团体可以作为主要款目标目的范围。

然而,在计算机编目时代,款目变成了书目记录,在 MARC 格式中加在记录上的各种检索点或标目在形式上都是平等的,因此将书目记录分为“主要款目”或“次要款目”似乎失去了意义,因而国内外主张取消“主要款目”的呼声从未中断,例如国内中文编目规则是不存在“主要

款目”概念的。但是,长期编目实践证明,从目录用户对目录功能的需求考虑,目录又必须能够实现查找成套资源的功能,能够实现汇集“属于同一作品的全部资源”的目标,而不是只起到简单检索的作用,在许多情况下还要能够实现对资源的引用功能(比如参考书目、主题引用等)。为了有效实现这一功能,《国际编目原则》提出了“目录的目标和功能”,即查找、识别、选择、获取和浏览五大功能^[14],这是对《巴黎原则》的“目录的职能”的扩充和发展,其中查找、识别仍然是最基本的功能。为了有效实现查找的首要目标,《国际编目原则》还提出了书目记录的“基本检索点”(Essential access point)和“附加检索点”(Additional access point)的重要概念^[15]。“基本检索点”列于首位的是“创作者名称或列出的创作者多于一个的第一个名称的规范检索点”,“附加检索点”列于首位的是“除第一个之外的其他创作者名称”,这表明《国际编目原则》虽然放弃了“主要款目”和“附加款目”的概念,但又以“基本检索点”概念为依托,保留了创作者标目在目录中所起的积极作用,以实现作品的汇集或引证。这种职能除了汇集或引证书目记录中的著录所代表的作品外,也可以用于汇集或引证书目记录中的附加款目、相关款目或主题所揭示的有关作品,或者用于建立单一款目的书目清单。显然,《国际编目原则》提出的“基本检索点”和“附加检索点”概念为创立“作品/创作者”关系打下了基础,以便能够最有效地实现目录的汇集功能,而创作者(或第一创作者)在基本检索点中是仅有的作为个人或团体,其他创作者均属于附加检索点。在国际编目原则中,检索点仍然有“基本”或“附加”的功能差别,以“创作者(或第一创作者)/作品题名”的引证形式仍然“以国际上主要的编目传统为基础”,在很大程度上继承了以著者为主要款目标目的传统。由于时代原因,“巴黎原则”的主要款目概念对国内中文编目没有产生什么影响,因此《国际编目原则》以“基本检索点”取代“主要款目”,客观上有利于国内编目观念进一步与国际接轨。

RDA 没有设立类似 AACR2 第 21 章那样的选择主要款目的专门规则,甚至未使用《国际编目原则》的“基本检索点”和“附加检索点”的术语。而且在 RDA 中频繁出现的“首选检索点”术语相当于 AACR2 的“标目”,与选择主要款目实际上并无直接关系,但这不意味着它彻底放弃了传统编目的“主要款目”功能。在 RDA 第 5—6 章有关记录作品和内容表达属性的指南中,对核心元素(Core elements)有一个很重要的表述,其大意是,当作品只有一个创作者时,要采用创作者名称首选检索点和作品首选检索点结合的形式,或者,一部作品有多个创作者时,采用主要创作者名称首选检索点和作品首选检索点结合的形式(preferred access point representing the work by combining the preferred access point representing that person, family, or corporate body (or, with principal responsibility for the work))(注:在特定语境下可简略为 preferred access point)^[16]。这说明 RDA 虽然不再采用 AACR2 的“款目”概念,但依然遵循《国际编目原则》,保留了主要款目的某些积极功能,仍然坚持建立一种“作品/创作者”关系,以有效地实现目录的汇集功能。在 RDA 的 6.27 部分“创建代表作品和内容表达的检索点”中,对“作品/创作者”关系有着比较详尽的论述。不过,与 AACR2 相比,RDA 大大压缩了确定创作者/作品结合形式的篇幅。

还需要说明,传统的“主要款目标目”概念是指向所著录文献的,但对该文献所包含的其他作品或所评论的其他作品,无论是作为附加款目还是主题款目,其结构仍然是“主要款目标目/作品”结合形式,好像是附加款目或主题款目内还包含主要款目结构,这是一个内在矛盾。而 RDA 的“创作者/作品结合的形式”彻底抛弃了“主要款目标目”外壳的束缚,在表达书目关系时有更大的发挥空间,不再受到所著录文献的限制。此外,RDA 没有直接说明“创作者/作品